

缩写插图本中国当代文学名著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吕梁英雄传

原著 马烽 西戎 改编 朱东宇



《缩写插图本中国当代文学名著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编：曲若镁 田兆民
编委：温希良 吴国忠
朱东宇 张景超
韩妙丽

责任编辑：韩妙丽

封面设计：岳大地 王向群

封面喷画：孙作范

插图作者：金 鹰 谷 丰

封面题字：郭征夫

目 录

第一回	日本鬼兴兵害百姓	1
	狗汉奸逞威索钱粮	
第二回	共产党抗日组民兵	8
	地头蛇抢亲食恶果	
第三回	假书记通风报信	16
	真特务脑袋搬家	
第四回	周毛旦奋起杀倭寇	20
	武工队大战石崖湾	
第五回	过大年民兵中奸记	25
	救乡亲老汉跳悬崖	
第六回	汉奸父骗女害婿	31
	雷石柱巧夺耕牛	
第七回	美人计康有富落入圈套	49
	脱险境民兵激战老虎山	
第八回	酷刑不改英雄志	55
	奇谋营救战友情	
第九回	汉奸恶霸就擒伏法	61
	青年男女新式结婚	
第十回	救民夫大摆地雷阵	68
	日伪军被炸碎骨身	
第十一回	抓汉奸汉奸漏网	72
	炸汽车汽车翻身	

第十二回	民兵乔装抓伪军·····	79
	伪军弃暗出火坑	
第十三回	借尸首狠心敲诈·····	85
	看传单揭破阴谋	
第十四回	巧计安排暗布罗网·····	91
	一枪未打活捉日寇	
第十五回	敌人丧胆假增援·····	97
	民兵智勇闹据点	
第十六回	伪军官兵起矛盾·····	100
	“曲线救国”当汉奸	
第十七回	图报复敌寇吃败仗·····	105
	防反正汉奸耍阴谋	
第十八回	月黑夜救伪军出苦海·····	111
	清明节祭烈士倍思亲	
第十九回	暗民兵机智捉密谍·····	117
	红黑帐警告伪人员	
第二十回	催粮款激起众人愤·····	121
	退租地泄露搬家事	
第二十一回	破围墙协助大搬家·····	124
	挖敌耳目奸伪落网	
第二十二回	战斗队进驻汉家山·····	130
	日伪军抢水遭痛炸	
第二十三回	争水喝敌伪起矛盾·····	134
	施毒手日寇大屠杀	
第二十四回	大爆炸碉堡飞上天·····	139
	庆胜利百姓还家园	

第一回

日本鬼兴兵害百姓 狗汉奸逞威索钱粮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兵进占华北，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致使大片国土沦陷敌手。共产党八路军，开赴敌后坚持抗战。贺龙将军率一二零师，给日寇以迎头痛击，一举收复晋绥七县，建立起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晋绥解放区军民，在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建立起民兵游击队，配合主力打击敌人，八年抗战，用血泪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吕梁山支脉有一座桦林山，山下有一个大村子，名叫康家寨。东南七里是桃花庄，东北六里是望春崖。三村成鼎足之势。从康家寨顺沟往西走十里，翻一座山，是靠山堡村，顺沟往东走十里翻一条梁，是一个小集市，名叫汉家山。汉家山再往东二十里就是水峪镇了。

康家寨全村有百十户人家。村中有一土老财，名叫康锡雪，年纪五十上下，长得圆头圆脑，脑门秃得溜光，酒糟鼻子、三绺黄

胡须，不管冬夏，常戴一顶灰绒瓜皮帽。他大儿子佳玉，在晋绥军里当副官，鬼子打进来时，随军逃到陕西去了；二儿子佳碧，二十来岁，在家游手好闲，横草不拿，竖草不拈，每天起来嫖破鞋串媳妇，赌博抽洋烟。那颗脑袋瘦得像个干萝卜一样，没有一点血色，外号人叫“康家败”。

康锡雪在旧政权统治时候，在衙门里当过师爷，当过村长。家有土地四百多垧，开几座炭窑。村里人大半都是他的佃户。这人满肚子阴谋诡计，横行霸道。仗着有钱有势，与衙门里有来往，硬把桦林山这座自然天生的东西，霸为自家私产。谁要上山砍一背柴，刨一点药，都要给他纳捐上税，因此人送外号“桦林霸”。

康家寨是边沿地区，离敌人据点有四五十里。全村佃户、穷人在农会领导下，对桦林霸进行了减租斗争。穷人们减了租，抽了欠债契约，家家慢慢好过起来。村里的抗日自卫队也发展起来了。

1942年春天敌人实行“蚕食政策”，一步一步向解放区蚕食。正月底，敌人三路“扫荡”晋绥边区的心脏地区——兴县。八路军为了集中兵力反“扫荡”，边沿地区放松了一点，敌人乘机便占了离康家寨三十里的水峪镇。消息传到康家寨，闹得人心惶惶，日夜不安。到二月底敌人又占了汉家山，人们更加着急。

这一天大清早，农会干事张勤孝，提筐拾粪，一出村口，正遇着鬼子队伍，赶忙回来大喊：“鬼子来了！快跑吧！”人们纷纷逃到山上。

鬼子进村后，到处烧杀。村里叫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村口柳树跟前杀死一个青年，浑身是刺刀穿下的窟窿。柳树上倒吊着两个年轻妇女，赤条条的一丝不挂；一个把奶头割掉了，一个肚子破开一绽，肠子流了出来，鲜血一点一点滴在地上，染红了周围一片刚发芽的绿草。路过的人，不由得要涌出两眼热泪，低

着头走过去，不忍心看这个凄惨的景象。村子里十几间房子冒着红红的大火，满街是半截的死牛死猪，到处是污秽的血腥。家家的锅盆瓦瓮打碎了好多，粮食衣服扔下一地，粘着鸡毛和黑血……

敌人走后，人们才又回到家里。这天半夜里康锡雪家来了一个人。

进来的那人，约有三十几岁，矮个子，小眼睛，尖嘴巴，头上戴顶毡壳帽，穿一身黑棉袄、裤，外面披一件没面子半旧羊皮袄。桦林霸全家一见，又惊又喜，忙问道：“啊哟！你不是叫敌人捉去了么？怎么跑回来的？佳碧回来了没有？”那人一屁股坐到炕沿上，缓了口气说：“从汉家山回来的，佳碧还在汉家山。放心吧，人家招待的挺好，一点罪也没受。”

原来这人就是本村的村主任康顺风，和桦林霸是远房叔伯兄弟。以前是个“牙行”，在旧政权手里当过闾长，性情狡猾，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做事情都是看风转舵。新政权建立后，他表面上很积极，又被村里选成主任代表。这次敌人来没有跑脱，叫抓住打了个败兴，吓得叩头作揖求饶，任他一张快嘴，“爷爷”、“大人”的叫了一路，敌人连睬也没睬，一直捆绑到汉家山。路上他想：这回可不得活了。哪知一到汉家山据点，迎头碰到他表兄王怀当。他的肉团子脸，比以前更胖了，满脸的络腮胡子，刮得像珐琅皮一样。戴一顶灰礼帽，穿一套鼠灰色西装，脚上穿一对半旧皮鞋，跟着一个戴眼镜的日本人走了过来。

康顺风一见他这身打扮，猜想一定是在日本人手下了官，马上哭哭啼啼，求他给想点办法。这王怀当在旧政权时，是汉家山村公所的村长。这次又来到汉家山，当了伪联合村公所的村长，在日本人面前是数一数二的腿子。只要他说一句话，要谁死谁就得死，外名叫“二日本”。

王怀当一见捆来的是他表弟，拍着胸脯说：“老弟，不要担惊

受怕，一切包在我身上，慢说这点小事，就是天塌了，一手也能撑起来！”回头又和那个戴眼镜的日本人咕噜了几句，当下就把康顺风的绳子解开，引到独眼窝翻译官房里。一个穿黑西装的日本人，走过来招呼他抽烟喝茶。原来这就是日本人翻译官，真名叫松山太郎，平型关作战时，打瞎了一只眼睛，这里老百姓便叫他“独眼窝翻译官”。独眼窝翻译官装着很和气的神情同康顺风谈话，问他村里的情形：有没有八路军，哪些人是干部，过去哪家是财主……康顺风原想不能活了，谁知来到这里却当客人待承。康顺风素来就投机取巧，今天受了日本人这份热情招待，乐的恨不得怎样孝敬一番。当下就把村里的实在情形一五一十的讲了一个一清二楚。康顺风还被日军小队长招待了酒饭，要他转告桦林霸，说：“只要他能答应维持，帮皇军的忙，保证放他儿子回去！”说完还随手从身上摸出一封信，递过去说：“这是日本人捎给你的。”信上写的意思，是要桦林霸在村里建立维持会，帮日本人干事。

桦林霸把信看完了，两手捏着信纸发呆。半天才发愁地说：“唉！这事叫我进退两难，日本人把我家欺侮成这样，我再来替他作事，落下个汉奸骂名，这这……唉！”康顺风说：“是啊！我当初也是这样的想，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如今只好打了盆说盆，打了罐说罐，维持了不但性命钱财不受害，还可捞一把哩！再说刀把子握在人家手里，不维持佳碧能飞回来？！唔！咱们以前都是阎督军手下干了事的人，阎督军说过：宁亡于日，不亡于共。人家那么大的大人物，都和日本的司令官在临汾照了相，说和日本人合作剿共，可见这天下是皇军的了！”桦林霸低下头，两手摸着光溜光的脑门心，一句话也不说，心中翻来复去的想道：“维持了？八路军抓住就当汉奸办；不维持？这些财产就保不住了……”正在委决不下，康顺风又从怀中掏出一叠花花绿绿的伪钞来，放在桌子上说：“这是皇军赔偿你家损失的，以后维持的好，每月还有一

百二十元的薪水哩！”

桦林霸老婆是个有名的财迷，外号叫“小算盘”。见了钱便眉开眼笑，拼命鼓动丈夫搞维持。康顺风桦林霸商量了一夜，到鸡叫时才从康家出来。这时天还没大亮，他摸到村西头井跟前，看看四下无人，急忙把桦林霸刚刚写下的告示贴到墙上。一溜烟跑回家中。

清早，村里的十几个人，围着看告示，张勤孝也挤过去，只见告示上写着：

大日本皇军告示康家寨全体村民知晓：皇军威震四海，万民归顺。限三天火速维持，可保全村安全。如迟迟不理，皇军一怒，发去大兵，先杀村中干部，后洗全村，房屋烧尽，鸡犬不留。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何去何从，速速决断，特此布告。

人们议论纷纷，有的反对，有人附合。不知该如何是好。康顺风找了村里周毛旦那几家有人被日本人抓走的户去挑拨，谎说日本人贴了告示，只要答应维持就可以把抓去的人全放回来。还谎说只有农会干事张勤孝不同意，张勤孝对他说：“管那些闲事哩，死不死又不是自己家的人！”“谁要维持就枪崩谁！”这几家人被康顺风鼓动起来，去张勤孝家吵闹一场，跟他要人。张勤孝一气之下，连夜搬走了。

康顺风挤走张勤孝，又找桦林霸计谋下一步成立村维持会的事。商量的结果，找村里的几个混混、流氓、坏蛋，康肉肉、康二旦、王臭子等几个，出头为维持会干事。康顺风又召集村民开了大会，连唬带骗、软硬兼施，硬是成立了“维持会”。开罢会第二天，被抓的人只有康家败回来了。周毛旦那几家又去找康顺风要人。康顺风说：“俗话说‘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佳碧那是掏了五十块白洋赎回来的。”这下，人们才知道是非钱没救了，只好回去卖牛卖羊，东挪西借，想法救人。周毛旦家，原来光景

就不好，这次敌人来了又烧了五石多谷子，哪里来的五十块白洋啊！但是为了赎这个命根子儿子，逼得老汉卖了五垧地，又把媳妇的一个银项圈凑上，这才交清赎款。

三四天工夫，康顺风收了几家的钱，共是二百四十块大洋，一早奔到汉家山。到后半晌，被抓去的人才陆续回来。一个个面黄肌瘦，浑身是伤。只有辛在汉没放回来。他娘是个老寡妇，这次卖了牛来赎人，不想人财两空，每天和十四岁的女儿，哭得泪人一般，气得大病一场。

维持会成立以后，每天都大吃大喝，见人张口就是“妈的”，整天吼三唱四抖威风。从此汉奸、鬼子常来往，不是催粮草，就是催捐款，今天要民夫，明天要牲口，来的人不论官大小，都是纸烟烧酒、猪肉白面待承。

一天下午，三四个伪军来康家寨催粮款。康顺风打发王臭子找来佃户刘二则。刘二则一进门，见炕上躺着四五个伪军，正在抽洋烟，炕桌上摆着一盘子花生，一盘子红枣，几盒子纸烟，地上站着本村的十几个人。康顺风坐在椅子上，手拿起户口册子念道：“周毛旦，地亩捐小米三斗二升；特别费十一元五；爱路费五元七；警备队菜金十二元八。总共钱是三十元，米是三斗二，今天交清。”周毛旦急着说：“啊哟哟，今天交清？！会肩银子也肩不及呀！”忽然从炕上跳下个伪军来，照着周毛旦“拍拍”两个耳光，喊道：“妈的个巴子，今天交不清就带上走。”周毛旦气得胡子撅起，蹲到地上不吭气了。

康顺风一扭头看见了刘二则，恨恨盯了一眼说：“你上月欠的建设费，户口捐，一个还没交哩！连这次新款，总共是三十二元、小米二斗五升。也是今天交清。”刘二则吓得腿发抖，连声求告道：“唉！家里连吃的也没，身上连一毛钱也掏不出来。好……好你老人家哩！再迟几天吧！”那个伪军哼了一声说：“家里没饭吃？怎

没把你饿死？真是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今天谁不交也不行。”众人求告宽容几天，康顺风买人情，让大家送伪军每人一双鞋，做价五元，才答应宽限两天。刘二则回来，两手抱头，一声不响蹲在地上，心中又气、又恨、又愁、又怕，越想越伤心。

过了有两顿饭工夫，刘二则忽然站了起来，那黑污的脸上，现出一层绿色，对老婆说：“我受了半辈子欺压，这二年刚直起腰来，可是又……又……唉！明天桦林霸的租子，后天维持会的捐款，拿什么给呀？交不上就送据点，送进去就不用想活。以后年长日久，捐款还多哩！那是没底子枯井呵！反正早不死，迟也是死，只有死路一条了。”他喉咙里像塞了一块棉花，鼻子一酸，不由得那泪点像断线珠子一样掉了下来。咬着牙，蹙着眉，出来进去绕了几个圈子，猛的把心一横，走到后墙根水瓮跟前，趁他女人不防，头向下“卜通”一声栽进去了。他女人起先吓呆了，愣怔了半天，才急忙跑过去往外扯。怎奈吓慌了手脚，手抖得没有半点劲儿，最后连水瓮搬倒，人才算拖了出来。霎时，刘二则的鼻子嘴里都出了血，原来清水冲了肺，死了。这女人“哇”的一声抱着尸首嚎啕痛哭，口中数落着：“你好狠心呀！丢下我母子俩怎么活呀！呜呜……要死都死吧！”娃娃也趴在炕边上嚎哭起来了。

窗外风刮得更紧，灯光一明一暗的闪着，终于熄灭了。黑暗中，这女人站起来，倒关上门，把心一横，举着切菜刀，摸准娃娃的头就是一刀。谁知手一软，只听“当啷”一声，刀子早落在地上了。娃娃惊得哭声更大，她忍不住又哭起来了，难受得好似滚油烧心！于是她又抱着娃娃，把奶头塞在娃娃小嘴里。躺在炕上，心跳着，抓起一把剪子……

已经半夜了，月亮从破窗子上射进来，照得满窑惨白。这女人直挺挺地躺在炕上，娃娃枕在她臂上睡了。她手里握着一把剪刀，不偏不斜正正扎在心口，血流下半炕。

第二回

共产党抗日组民兵 地头蛇抢粮食恶果

刘二则夫妇被逼而死，消息传遍全村，父老乡亲都悲痛万分，哭声动地连天。当下，康大婶收养了娃娃。晌午，佃户们抬着两副棺材，送到坟地埋葬了。

从坟地回来，村里有二个年轻人走到一块，商量去找石柱哥给想个办法。“他是党小组长呀！”，说着两人便往雷石柱家来了。

原来雷石柱是康家寨的自卫队分队长，今年二十三岁。虽是穷苦家出身，却生得眉清目秀，十分英俊，为人精明强悍，勇敢果决。家中很穷，从小跟父亲在这桦林山上，打山猪、赶獐子，七八年工夫，练下一身好本事：跑路像飞的一样快，爬山过岭如走平路。提起枪法，更是高强，山猪野羊只要叫他看见，总跑不了。一百五十步以内，说打头就是头，说打肚就是肚，真是百发百中。十八岁上父母全死了，留下他孤单一人，苦熬苦受。夏天给人家揽工做活，冬天就在桦林霸煤窑上掏炭。那时是旧政权，穷人没依没靠，受尽了财主的剥削，捐税重，工钱少；而且桦林霸欠下

他二年的工钱，赖住不给，因此一个人养活一个人，年年还是少吃缺穿。自从新政权建立后，实行减租增资，买下十几垧地，光景慢慢翻起来了。村里选他当了自卫队分队长。在去年减租运动中，他又参加了共产党——这村党刚建立，连他只有四个党员。他是党的小组长——冬天又在汉家山村娶了个媳妇，名叫吴秀英，夫妻俩过活得很好。

不料过大年时候，雷石柱害上了打摆子病，工作生产都搁下了。这天黑夜，门外进来两个青年。前头的一个，白面皮圆盘脸，戴着顶旧了的学生帽，穿一件白洋布对门衫子，蓝布裤子撒裤腿，这人叫康明理，过去念过几天书，新政权建立后，在晋西师范学习了一年，回来便当了本村的小学教员。后面一个人，身子又粗又大，紫红脸皮，眼睛特别大，眉毛又粗又黑，头上包一块粗布手巾，白布衣服被汗水渍成黑的了，系一条腰带，敞开衣襟，露出一片黑毛胸脯，裤子挽到膝盖上，泥腿泥脚，满身黄土，这人姓孟，小名叫二愣，也是新政权下才翻身的。以前是雷石柱领导下的自卫队员。他三个人，因为都是共产党员，所以非常亲近，雷石柱病的时候，康明理和孟二愣常来看望；谈起敌人汉奸，在村里横行霸道压榨群众，都是恨得咬牙切齿。今天雷石柱一见是他二人，忙招呼坐下，吴秀英也忙着给倒水。

三人议论一气，都觉得不能任由敌人做恶。石柱说：“共产党员，时时刻刻都要保护群众的利益，和反动派斗争……这正是咱们党员起作用的时候。”正说话间，从门外进来一个腰插手枪的人，仔细一看，原来是马区长。几个人谈了村里的情况，马区长又把内地反“扫荡”斗争胜利的消息讲了一些。于是又商量起组织民兵打敌人的事来。马区长说：“挑选村里的好青年，编成小组，和鬼子汉奸斗。慢慢由小而大，将来搞到敌人的枪，反掉维持会，成立公开民兵，武装保卫村子。这民兵就叫不脱离生产的兵。”石柱

三人听了，又是高兴，又是吃惊。老马和他们谈了半夜，临走还给他们留下三个手榴弹。石柱的病慢慢好了，过了几天，他便跟上村里人去汉家山修碉堡，一则可以不叫康顺风起疑心，二则去看看碉堡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只见半山坡上成百的民工背石头、挖土打围墙，十多个日本鬼子和汉奸，手拿皮鞭在监工，看谁不顺眼，没头没脑就打。傍晚午，人们眼见监工的鬼子把两个老汉打得头破血流，昏死过去。一个鬼子牵着一只狼狗，把一个姓武的老汉咬倒，鬼子大笑，一霎时，武老汉身上鲜血直流。老汉被狼狗咬死了，鬼子才把狗牵走了。

石柱看到这事，心头火起。心想，“这条狼狗一定得除掉。”散工回村的路上，他找康明理、孟二楞商量了一番，知道这狗夜间就在汉家山鬼子住处。这天夜里，三人收拾妥当，乘着月光来到碉堡地方，只见那个放哨的伪军，抱着枪在睡觉，那狗竖起耳朵刚要咬，石柱扔过去一块羊肉，那狗一闻是肉，就一声不响地吃了。石柱转身就走，那狗便跟了来，石柱一头走，一头扔肉，一直引到山沟里，孟二楞见洋狗来了，脱下身上的布衫子，猛扑上去，紧紧抱住狗的头，用力压在地上，石柱和康明理抡起镢头，一人一下，死命地砍，那狗开始闷声闷气地嘶叫，后爪在地下尽力地刨、挣扎着。随后便一声不响了。三人长出了一口气，赶紧跑了。

到6月尽头，敌人把汉家山碉堡修好了，里面住着一小队鬼子兵。村东头大关帝庙里，住一中队伪军，西头一座楼院里，是伪联合村公所，管辖周围几个村子。村长是“二日本”王怀当。他上任以后，每日派村警，四处催粮要款，抓民夫、派花姑娘。谁家不交，便将人捆回村公所，不问青红皂白，按倒就是一顿军棍马棒。轻的伤残，重的打死了。各村百姓，无一人不恨他的。

最近，伪联合村公所又派下七千斤麦子，康家寨分配二千斤，

限三天交齐。村里人叫苦连天。石柱等人暗中让大家往麦子里掺沙，一传十、十传百，全村都照这办法掺上了砂。康顺风们不但没看出来，还夸奖说：“这回的粮交得可痛快哩。”

一天，街上来了个货郎。打听雷石柱家在哪住，康明理听见，赶紧来报告石柱。石柱开始一惊，后来又问那人穿戴、打扮，石柱听了，把手一拍，高兴地说：“咱们快看看去！”

到街上走了没几步，就见一个戴瓜壳、背包袱的货郎子走过来，康明理扭头给雷石柱使了个眼色，低声说：“就是这个人！”雷石柱抬头一看，见那人商人打扮，年纪有二十七八，个子长得很结实，脸色黑里透红，看起来很精神，两只大眼里直放光，给人一种英俊忠厚的感觉。那人一面往过走，一面也在打量雷石柱，两个人眼光忽然碰在了一起，雷石柱忙躲开，向四周扫了一眼，见街上没有人，连忙迎上去摸了摸脸说：“我就是雷石柱。”那人也摸了摸脸说：“哦，给你捎着封信啦！”雷石柱说：“到我家里去吧。”那人点了点头。

三个人回到雷石柱家里，雷石柱把包袱接过来放到炕上，便叫吴秀英到院里去烧水。大家坐下，一面抽烟，一面拉闲话，康明理在一旁好像闷在鼓里，想问又不敢问。那人瞟了康明理一眼，向雷石柱说：“他——”雷石柱忙抢着回答说：“他也是自己人，没关系！”那人听了，脱下鞋，取出一封折成三角的信，递给雷石柱说：“这是老马同志写的组织介绍信。”雷石柱拆开看了，高兴得对康明理说：“这位是武得民同志，来这里领导咱们对敌斗争，暂时代理咱们这里的支部书记！”康明理忙过去握了握手，说：“这下我们就有办法了！”

老武一面抽烟喝水，一面便问村里的情形。雷石柱就把他们打死洋狗，交粮掺砂的事实，从头说了一遍，老武笑了笑说：“好，以后就是这干法！”三个人又计划了一下今后的工作，老武便对康

明理说：“你到村里跑一趟，看谁家买东西，就说这里来了货郎子！”说罢，康明理转身要走，雷石柱又一把拉住说：“只叫那些穷人家，维持会的人可不要叫来！”康明理应着，飞快地去了。这时老武又给雷石柱吩咐了一顿话，雷石柱点点头说：“对，这好办！”

过了不多一会，村里的妇女、老汉，来了一大群。老武把包袱打开，任大伙随意挑选。众人议论说：“日本人害的老百姓，吃不上穿不上，到现在还穿棉裤！”老武说：“听说水峪镇一带都实行‘配给’制了。”一听说“配给”，大家都愁的没法。老武便讲了离这里三十多里的赵家沟人心齐，暗里抗款迟交，不给敌人送信，偷扣情报、抓汉奸，偷偷和敌人干，暗里组织民兵。今年4月反掉了维持会，现在敌人轻易不敢进村……石柱接上去说：“人怕齐心，虎怕成群，咱们要齐了心，也能闹成赵家沟那样。”大家挑了东西，老武就要起身走了。这时坐在门角里的张老汉含着两眼泪花，求老武给买点药来。这老汉有一大儿子，叫日本人把腰打烂了。老武还懂点医道，身边还带些贴疮膏药。就对张老汉说：“叫我去看看怎样！”老汉一听感激地说：“这可有救了！”老武来到老汉家，一看，见腰上有碗口大个烂疮。用手一捺，里面黄色的浓水便流了出来。老武忙用盐水给洗去硬痂污物，取出一贴膏药贴了，说：“你放心，顶多半月就好了。”不久，维持会又让交羊毛。不管是否喂养，每人交五斤！限三天交清！石柱和众人商量，便找几个能说会道的人，带领五六十人去汉家山请愿去。康顺风随后也赶来了。敌人现在正假仁假义、收买人心。鬼子队长当众打了康顺风一个耳光，答应缓交。

请愿回来，大家都很高兴，正说笑议论，老武来了。石柱赶忙把请愿的事说了一遍。张老汉听说老武来了，急忙跑来，说：“自打贴了那膏药，不疼了，大见好。”老武说他又带来了几贴，便拿出来交给老汉。正在这时，村里的老秀才二先生跑来，找石柱，

一见老武也在，就哭着说：“这光天化日之下，地头蛇就平白无故要抢亲哩！”老武听了不明白，忙问：“到底是怎回事？地头蛇是怎样个人呢？”二先生长长叹了口气，坐到炕沿上说：“唉！无廉耻的东西，本名也不知道叫个啥，反正外号人都叫他‘地头蛇’，是汉家山的个地痞。在地方上欺软怕硬，不干好事。旧政权手里，公安局干过几天，如今在汉家山给日本人当密谋组长。今后晌来村里，在门口看见了我女儿，他就打发康家败来说亲。你想我怎能和个汉奸结亲？我两口子不答应，我女儿也哭得死去活来，谁知那东西就老羞成怒，要抢亲哩！这阵正在维持会里，派下牲口就来了！这这……唉！真是逼着人跳火坑呀！”

二先生的女儿梅英，今年十九岁，生得聪明，长得俊俏。老两口爱得像命根子一般。如今地头蛇要抢亲，怎能不急不愁？这事把老武也给难住了。二先生是团结抗日的对象，现在他女儿眼看要被汉奸、鬼子糟践，这件事民兵要是不管，二先生必然疏远我们，要是想法救了她，不但二先生更能靠近我们，就是他的女儿梅英，也会成为一份抗日力量。老武低下头，手撑住腮巴，只顾在地上踱圈子。脑子里翻来复去盘算了好久，忽然严肃地说：“大伙看这样办好不好？”说时，四个人脑袋凑到一块，老武说明他的想法，应该如何如何，征求二先生的意见。二先生愣了一会，脸上有些为难的神色。老武拍着二先生的肩膀说：“武工队我有熟人。只有这样，别无好办法！”张老汉也说：“不怕，当媒人这事我能办了。”二先生这才唉声叹气地说：“唉！真是在劫难逃呀，众人是圣人，就这样办吧！”说罢，张老汉就急急忙忙跑到康家祠堂。

张老汉见了地头蛇，满脸陪笑，说他已劝了二先生，像队长这样有钱有势的女婿，打上灯笼也难找。这时，二先生也说：“婚姻大事，不可潦草，总要挑个好日子，明媒正娶。咱们书香门第人家，就爱个排场。”地头蛇便答应，日子定在初五娶人。一应花